

鲍台一门六诗人

鲍克让

清代平阳县著名诗人鲍台(1761-1854),字石芝,一家以“诗礼传家”闻名于世。其父鲍梅,字敬亭,乾隆间平阳诸生,擅长诗文。他曾常诵前贤“但存方寸地,留与子孙耕”句,叹为至言,因筑“留耕书屋”以训后人。鲍台则为清中叶名噪东瓯(今温州)的名宿鸿儒,著有《一粟轩诗文集》6卷;其高足弟子,有郑兆璜、郑衡、陈乙、黄青霄等,皆工诗。更令人羡慕的是,他的长子咏廉,字小石,号汝谦,国学生,著有《蕉窗吟草》;次子咏俊又名鲍俊,字小芝,附贡生,著有《芸窗吟草》;鲍台之孙,鲍咏俊之子鲍震,字均敷,附贡生,为民国时期平阳县的著名诗人,著有《葵庐诗草》。鲍震之孙鲍周义毕业于厦门大学,先后供职于中共厦门市委、厦门大学,曾为“厦门日报”社主任编辑,也是一位诗人,著有《三江吟草》、《三迹韵草》、《白鹭的故事》和《落未落集》等。鲍台一门六诗人,在当地传为佳话。

鲍台的先祖,自平阳岭门(今属昆阳镇)徙迁江南翁处(今属苍南县),后又迁葵浦(今属平阳县萧江镇)。至鲍台一代,先迁至柳嘉埠,再迁至金舟乡夏口(今属苍南县钱库镇),隐居于灵峰、瀛水之间计六十余载。他授徒讲学,诲人不倦,对年青学子常多勉励:“羨汝红颜好,嗟余白发生。风流豪主意,迟暮美人情。学海凭长纆,诗歌有正声。应知双振翅,试目看鹏程”(《竹樵夏君兄弟冬集横浦草堂别后寄赠其四》)。鲍台放弃举业后,便致力于古文辞,“生涯几管笔,夙好半床书。”(《春日有感》)。他性好吟咏,“是滴神仙能避俗,得闲岁月且论诗”(《过陈南溟先生水香居别后寄赠》),即是其闲适恬淡生涯的写照。他与本邑宿儒叶嘉榭、华文漪相交甚笃,还与黄汉章(福州人)、林滋秀(福鼎人)、黄铨(罗源人)、谢淞(闽县人)结兰社,遥相唱和,人称“兰社六君子”。其中有的只是以诗书往来,终生未谋一面。后来由林滋秀把6人的诗词合刊为一册,称为《兰社诗略》。林滋秀在序中谈及各人的诗风,对鲍台的诗尤为推崇,称其诗作为“诗中逸品”。瑞安孙锵鸣(道光廿一年进士、咸丰六年侍讲学士),在为鲍台的《一粟轩诗文集》所撰的序中称:“先生之诗,灵机内运,锻炼自然,质直之旨,雅近香山(白

居易),古淡之音直追韦、孟(韦应物、孟浩然)。其胸次浩然,性情笃厚,未尝有感时嫉俗之言与夫忧老伤贫之意。盖先生志洁而行芳,质朴而学茂,修道养寿,悠然名利之外,故发而为诗,冲融淡妙,拔出尘俗,不可以道里计也”。瑞安孙诒让的《温州经籍志》称:“台文规模宽博……诗则律律明净,文采亦复可观”。鲍台治学严谨,写诗作文一丝不苟,曾把自己做诗比作老天做雪:“同云万里白模糊,户外山光淡欲无。人自敲诗天做雪,两般都是费工夫”(《雪意》)。因而他的诗作,意境悠远,字字珠玑。如他的《留别周香溪》:“秋风催远棹,暮雨压孤篷。溪流乱人语,激石声琤琮。话别殊未了,山寺已闻钟。去去渺何极,归云暗几重。我心随明月,挂在松山松。”又《晚晴》:“小雨初开霁,间窗日已西。波浮新月上,云压暮山低。袅袅修篁绿,芊芊春草齐。数声清绝处,牧笛隔花溪。”又《中秋夕家宴》:“一片中秋月,孤行万里天。不知开辟后,共此几回圆?彩彻家家境,觞飞处处筵。北堂明似昼,为赋九如篇。”笔端状景抒情,清新隽永。他的《厄言》(谓灾离破碎之言语,这是作者自谦之词):“日出东方红,日入西山黄。日出气和悦,日落气凄怆。乃知哀乐端,倡之自穹苍。万古一歌哭,范围阴与阳,达者为之节,反者为淫伤”。真是深入浅出,富蕴哲理。

《一粟轩诗文集》的第一首是五古《饮酒》:“万古此一日,一日此一时。斜阳落未落,恋此芳树枝。清风不可名,吹我葛巾敝。翩翩双蝴蝶,交交两黄鹂。与尔亦何求,相遇忽在兹。此中有深意,陶然醉一卮。”鲍台低吟浅唱,语吐深衷。刘绍宽也有同感。《厚庄日记》1919年12月26日曰:人之处境,须时时作千载一时观,始不敢光阴之虚掷,致事业之蹉跎。此境每于静坐时,觉得古今无穷宇宙,而刹那中有此我;虚空无穷境界,而微尘际有此我。我结晶于此,不知有许多因缘,许多集合,而始有之,何可当面错过?鲍石芝先生诗:万古此一日,一日此一时。斜阳落未落,恋此芳树枝。晚年盖有悟于此也。这是鲍台、刘绍宽两人从时空上感悟出的人生观和宇宙观。鲍台晚年注重修道养寿,曾探求邵尧夫的养生术,故精神矍铄,视听不衰。81高龄尚主讲县城龙湖书院。道光廿五年(1845),他重游泮水(借代学宫)。咸丰四年(1854),无疾而终,享年94岁。他的诗友华文漪(蒲门

人)的《逢原斋诗文集》中,有《故文学鲍敬亭先生暨配周孺人墓志铭》,对鲍台的生平作如下评述:“邑有闻人曰鲍石芝者,才高而学博,行安而节和”。另一位诗友谢清扬的《愈愚斋诗文集》中,有《鲍石芝先生八十寿序》、《读鲍石芝先生一粟轩诗抄赋赠》等诗文,对他的人品、诗品给予很高的评价。

鲍台的长子咏廉和次子咏俊,继承父辈的诗风,抒情咏怀,俊逸清新。如鲍咏廉的《春郊晚眺》:“雨止暮天碧,烟雾霭深林。野外逞游兴,散步发微吟。花香酣醉蝶,叶密隐鸣禽。澄波漾绿绮,清风吹我襟。夕阳恋芳树,闲云宿遥岑”;鲍咏俊的《秋日偕兰泉宴集灵峰》:“山阁晨开敞绮筵,晴光恋翠落檐前。一樽酒熟黄花候,午夜霜肥紫蟹天。带履流连追曲水,诗歌互答续吟篇。此游莫作寻常看,好证三生有夙缘。”以上二人的诗作明净舒目,堪称精品。鲍台之孙鲍咏俊之子鲍震,民国时期曾先后参加民间文学社团“无闻社”和“戎社”,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刘绍宽、鲍铭书、王理孚等过从酬唱,诗作颇丰。他的《葵庐诗草》,俯仰古今,抨击时弊,受人青睐。如他的《寄怀殷君铸夫》:“雌谈谈五洲,雄飞眷乡土。鸣凤在朝阳,燕雀岂敢伍。不为升斗忙,却尝轮蹄苦。满目皆疮痍,当途尽豺虎。豺虎安足畏,疮痍不忍睹。天道纵茫茫,岁寒堪取。乃知壮士怀,皇皇在绥抚。朝为泰山云,暮为天下雨。转移指顾间,斯言非夸诩。”又有《闷雨吟》:“朝霏雨,夕霏雨,横阳百里无干土。雨兮雨兮何滂沱,上天好生汝烦苛。淹其人兮漂其庐,鳞鳞村落后鼯鼯。野草滋蔓蔓难图,疑似毒卉便受诛。百口莫辨任所为,玉石俱焚惨何如?信乎苛政猛于虎,荡析离居百千户。剧怜良儒人网罗,口噤心悸可奈何?伫看赤日丽天中,群阴开豁烟霾空。”

鲍震之孙鲍周义,也是一位正直、善良的诗人。他的《咏梅》、《忠奸在此最分明——杭州西湖游岳坟有感》、《原将策杖杖灵骖——七十抒怀》、《读陶渊明“桃花源记”》等篇什,表达了自己嫉恶如仇,匡扶正义的心境和对清廉世界的执着追求。如他的《读陶渊明桃花源记》写道:“五柳先生不折腰,弃冠挂印解官袍。一身傲骨轻权贵,满腹经纶远帝朝。赏菊东篱常酌酒,悠游三径更逍遥。桃花源里真奇妙,万世争吟避世谣。”

书与缘

韦陇

一本书,能有什么故事呢?只不过是想想有趣罢了。

有那么几年,我在还未装修的房子住了一阵子,不舒服,租给别人住了,自己则租住别人装修好的房子。如此东一年西一年的,倒是与二位房东成了朋友。现在虽然不常交往,不时想起来——哦,某君过得可好?于是打个电话,在电话里热热闹闹说一大通,什么时候聚一聚啊,小酌一杯啊,诸如此类,但这种事通常说了也就忘了,都是没影儿的事。

自家房子装修好了不再出租。搬回来的第一件事,是把楼下储藏室放了好几年的日用杂物都搬出来重新启用,被褥啦脸盆啦杯具啦刮须刀啦,以及其它杂七杂八大堆,全都灰尘密布。有好几叠书,一本一本抖落灰尘,用布巾擦擦,重新放回书架。其中发现一本书,竟是没有灰尘,看上去颜色如新,让人眼前一亮。当然了,因为这本书夹在众书之间,不惹尘埃也是可以理解,又或者因其纸质有所不同,故不显旧,又又因其是一部经书,本就心存敬畏之故,但不管是怎样,总之它让我诧异了一下,进而心生欢喜,起了珍惜之念。书很薄,正文5162字,加上注解,也就一万多字。打开来看看,书中文字有许多下划线——这是我多年来看书的习惯,不管什么经什么书,重要部分划上去再说,有时还要在正文一侧写上几字心得感悟之类。但有一点,这本经书是哪里来的,买的还是谁赠送的,却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因为喜欢,又重新读了一遍。有了新的心得体会,与朋友在一起时就难免谈论起来。朋友颇有兴致,说,早知道有这样一本经书,只是无缘得见,你可以送我一本吗?听这话的意思,好像我有好几本同样的经书似的。但无论如何,送书是件好事,何况是送一本经书呢?于是就将这部一万多字的经过写写划划的经书送给了人。

既然是经典,便很容易买到,于是我网购了一部。同样一部经书,这一部竟是煌煌巨著。正文自是没有差别,译文也不可能太长,仅仅注解便如一条浩浩长河,全书估量着约在六十万字以上。照样读下来,照样又与另外的朋友谈论,照样,另一位朋友也说好。于是就又送出去一部。自然,照着这一版本又购回一部。还是放在书架上。

老婆没事时会在书架前巡梭,有一次她对我说,这本书看着别扭,何况书架也挤得快要放不下书了,还是处理了吧?这话听着,像是某个大企业打算裁员的感觉。我说这本书挺好的。她说不好。我越是说好,她越是说不好,非要“处理”不可。而且马上就要处理。没办法,我拿着这本书到楼下,想着还有什么人可送。终于想到一个人,拿起手机准备拨号时,手机骤然变热,烫得像一块烙铁,随时要爆炸起来似的。本能地想要把手机扔掉,但还是把它放到另一手的经书上,双手捧着。过一会儿,手机恢复正常温度,经书无恙,而我的右手,手心却被烫伤了。

要在平时,手机发烫应该也属正常之事,自有其科学道理,但它此前从不发烫(此后也没有过),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,不管怎么说,我都觉得不应舍弃手里的这部“煌煌巨著”了。我想要是换了别人遇见这种事,也会与我有同样的想法。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吧?再说了,不管什么书,比如《红楼梦》或《封神榜》什么的,扔掉似乎也大可不必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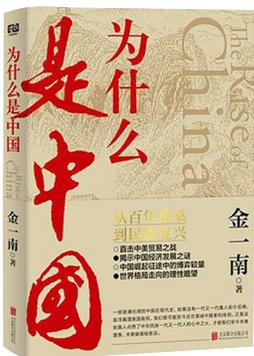
如此,我像个贼似的,又偷偷将经书带回,藏好。时日已久。忽一日,老婆笑着跟我说,我藏的书,又被她发现了,而且,扔了。

扔了?什么时候?扔哪里了?
两天前,扔楼下垃圾桶里了。
我想了想,笑道,扔了就扔了吧,不就是一本书吗?没关系的。

……

不过,时至今日,我的书架上,一部同样的经书,还是摆在同样的位置上。其实在我心里,这部书一直都在,从没有离开过我,无论送人还是没有送人,扔掉还是没有扔掉,它都在那里。现在将其置于书架一个特定的位置上,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,只不过是多了一种仪式感。

书刊推介



《为什么是中国》

作者: 金一南
出版社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出版日期: 2020-6

内容简介: 金一南将军全新著作,以广阔全面的视野、一以贯之的犀利文笔、磅礴激昂的气势,向读者生动客观地阐述了从中国从百年沧桑到民族复兴的辉煌道路。以历史为脉络,将从甲午中日战争至21世纪世界新格局形成之间的历史事件为研究材料,寻道问路,深入分析近现代初期破碎山河中的世道人心、歧路惶恐间的挣扎徘徊,解读阐释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自觉、抗战胜利的能量密码,鸟瞰钧沉中国崛起征途中的较量,理性瞻望改革强军的挑战与机遇、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向。

《战争的悲悯》

作者: [英] 尼尔·弗格森 Niall Ferguson
译者: 董莹
出版社: 中信出版社
出版日期: 2013-6

内容简介: 战争是否可以避免?死亡是有意义的吗?《战争的悲悯》不是一部“面面俱到”的战争教科书。金融历史学家尼尔·弗格森独辟蹊径,写就了这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权威经典作品。本书与传统观点不同,并不侧重战役的细节,也不着重论述战争的策略和战术,而聚焦于战争对经济和社会历史的重大影响。

